

語音演变规律的例外

李 荣

零	引言	肆	字形的影响
壹	连音变化	伍	误解反切
贰	感染作用	陆	方言借字
叁	回避同音字	柒	本字问题

零 引言

语音是变的。语音变化是有规律的。研究这种规律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语言的现状，了解语言的历史。

语音演变规律有些零碎的例外。例外考验规律。通过例外的分析研究，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掌握规律。

本文分为八节。(壹)首先指出字音不是孤立的,邻近的音相互影响,是造成语音演变规律例外的重要原因之一。(贰)说明语法上属于同一小类的,用法相近的字,有时在读音上互相吸引,引起字音的改变,从而造成音变规律的例外。(叁)讨论同音字。语言有回避某些同音字的现象。回避同音字有时引起用字的变化,不在本题范围之内。回避同音字引起字音改变,就造成音变规律的例外。以上三节所说,第壹节所说的成因单纯是语音的互相影响,第贰节和第叁节都牵涉到音义的关系,第贰节是回避具有某些意义的同音字,第叁节是近义字在语音上趋于接近。这些都是语言内部因素造成的例外,受影响的大都是口语常用的词汇。语言是音义的结合体,一个语言必须有音有义,所以说语音和意义是内部因素。(肆)就文字对语言的反作用,说明字形也影响字音。(伍)指出有的字音出于误解反切。第肆、伍两节所说都是语言外部因素所造成的例外,受影响的往往是口语不常用的,或者是只见于书面语的词汇。文字是记录语言的。先有语言,后有文字。有语言可以无文字。会说话可以不识字。反切是标注字音的。注音可以不用反切。所以说字形和反切是外部因素。第壹节至第伍节都就一个语言(方言)立论。(陆)讨论方言借字。说明两个方言的音变规律不全一致,甲方言的词进入乙方言,往往不合乙方言的音变规律。以上六节都说明哪些原因造成例外。(柒)从研究音变规律的方法着手,说明有些例外其实不是例外,是由于不明“本字”造成的错觉。^①

壹 連音变化

字音不是孤立的。连音变化指邻近的音相互影响,是造成语音演变规律例外的重要原

① 本文的古音指《切韵》、《广韵》所代表的系统,今音指北京音。反切是《广韵》的反切。北京音用汉语拼音方案注音,轻声字前加圆点;方言及古音用音标注音,音标放在方括号[]里,偶然也有交叉重复之处。

因之一。

有一次,我听一个北京人说:北京话有些奇怪的地方。“亲戚”qīn ·qi 的“亲”读阴平, in 韵;“亲家”qīng ·jia 的“亲”和“庆祝”的“庆”同音,读去声, ing 韵。^①亲家也是一种亲戚,意思也没有什么不同。为什么一个“亲”字两样读法?“杉木”shā mù 的“杉”说起话来和“沙土”的“沙”同音,读书的时候又和“香山”的“山”同音。现在我们就从这两个字说起。

1.1. 先说“杉”字。北京“杉木”叫 shā mù。“杉”字《广韵》平声咸韵所咸切,照例读 shān,韵母是 an,今读 shā,韵母是 a,例外。“杉”字古音有[-m]韵尾,今读 shā,大概是由于“杉木”二字连用,“杉”字的[-m]韵尾併到“木”字的[m-]声母里去了。“木”字《广韵》入声屋韵莫卜切。“杉木”从古音演变成今音的步骤大概是:

[_cʂam muk₂] > [_cʂa mmuk₂] > [_cʂa muk₂] > [_cʂa mu₂]

[_cʂa mu₂]就是拼音方案的shā mù。“杉”变成开尾韵,就和“沙”字同音了。“杉篙”北京叫 shā gāo,这个“杉”字的音大概是从“杉木”shā mù 里分离出来的。以前北京有“杉杆子铺”shān gān ·zi pù,出卖杉篙、杨木杆儿之类。“杉”字读 shān,收-n 尾,符合语音演变的规律。因为古[-m]韵尾字北京一般读-n 韵尾字。比较“饒”字士咸切,今读 chán。

1.2. “亲”字古时有两个音。《广韵》真韵:“亲,爱也,近也,《说文》至也,七人切。”这个“亲”字平声真韵清母,今读 qīn 完全符合语音演变规律。“亲戚、亲爱、亲近、亲自”的“亲”都用这个音。《广韵》震韵:“亲,亲家,七遴切。”这个“亲家”的“亲”字去声震韵清母,照例读 qìn,今读 qīng 在声调声母上都符合语音演变规律,只有韵母(韵尾)是例外。这“亲”字的韵尾读-ŋ 不读-n 大概受了“家”字声母的影响。《广韵》麻韵“家”字古牙切,平声麻二开韵见母。“亲家”古音是[ts‘iën₂ ɕka],[-n]尾同化于相邻的[k-],变成[-ŋ]。后来,“家”[k-]字又依照本身的音变规律变成[tɕ-](见母[k-]二等开口变[tɕ-])。这样一来,引起“亲”字韵母(韵尾)变化的原因就看不出来了。“亲家”从古音到今音的演变可以用下列步骤来表示:

[ts‘iën₂ ɕka] > [ts‘in₂ ɕka] > [ts‘iŋ₂ ɕkia] > [tɕ‘iŋ₂ ɕtɕia] > [tɕ‘iŋ₂ ·tɕia]

[tɕ‘iŋ₂ ·tɕia]用拼音字母写是 qīng ·jia,就是今天的读音。北京“亲家”的旧叫法是“亲老爷”qīng lǎo ·ye,“亲家母”的旧叫法是“亲太太”qīng tài ·tai,这里“亲”字的读音是从“亲家”qīng ·jia 里分离出来的。

1.3. 桂花北京也叫“木犀”(“犀”也写作“樨”)mù ·xu。^②糖腌的玫瑰花儿和糖腌的桂花儿合起来叫“玫瑰木犀”,红枣煮好了加点儿“糖腌的桂花”叫“木犀枣儿”。“犀”字《广韵》平声齐韵先稽切,和东南西北的“西”字同音,照例今音韵母作 i 不作 ü。“犀牛”的“犀”读 xī,符合语音演变规律。现在“木犀”的“犀”读 ü 韵,大概是 i 受了“木”字的圆唇 u 韵母的影响,变成 ü 了。北京鸡子儿炒肉叫 mù ·xu ròu,鸡子儿做的汤叫 mù ·xu tāng。这里的 mù ·xu 也就是“木犀”,因为鸡子儿打匀之后做得了象桂花。通常就照音写成“木须肉、木须汤”。

1.4. 女婿北京叫 nǚ ·xu,情况和“木犀”相似。《广韵》去声霁韵:“婿,女夫,苏计切”,和“细”字同音,照例读 xì。现代方言就有很多是“婿、细”同音的。北京“婿”字韵母读 ü 不

① “亲”家”的“亲”读-ŋ [-ŋ]尾的地区很广,河北、山东、河南地区大都这么说。如深县“亲家”[ts‘iŋ₂ ·tɕie] (深县分尖团),昌黎“亲家”[tɕ‘iŋ₂ ·tɕia],滕县“亲家”[tɕ‘iŋ₂ ·tɕia],荣城“亲家”[ts‘iŋ₂ ·kia] (荣城分尖团)。

② 苜蓿 mù ·xu 是一种绿肥作物,又是饲料,和桂花的“木犀” mù ·xu 不是一种东西。

读 i, 大概是 i 受了“女”字圆唇 ü 韵的影响, 也变成 ü 了。“婿”字从“胥”, “胥”读 xū, 偏旁对“婿”字读音可能也有影响。

1.5. “望”字《广韵》去声漾韵巫放切, 北京读 wàng, 收-ng[-ŋ]尾, 符合音变规律。北京口语“望”字在方位词前^①也读“万”wàn, 收-n尾, 例外。如“望东”wàng dōng 也说 wàn dōng, “望南”wàng nán 也说 wàn nán, “望里”wàng lǐ 也说 wàn lǐ, “东”d-[t-]、“南”n-和“里”l-都是舌尖音声母, “望”的-ng[-ŋ]尾在部位上同化于 d-[t-]、n-、l-就成为-n。至于“望西、望北、望前、望后、望外”的“望”字也读 wàn, 大概是从“望东、望南、望里”里头分离出来的。(“望西”的“西”xī, x-[ɕ-]由 s-变来。“望前”的“前”qián, q-[tɕ‘-]由 c-[ts‘-]变来, c-[ts‘-]又由[dz-]变来。“西、前”原来都是舌尖音声母。)

1.6. “因为”yīn·wei 北京口语也说 yōng·wei, 从 yīn 到 yōng, 起了双重的变化。“因”齐齿呼, 拿[i-]开头, “为”合口呼, 拿[u-]开头, [i-]受[u-]圆唇性质的影响变为撮口呼 ü[y-]。“因”收舌尖鼻音[-n], [-n]受“为”字是后高圆唇元音[u-]舌根性质的影响变为舌根鼻音-ng[-ŋ]。北京语音-ng[-ŋ]尾韵只有一个撮口呼韵母。ü-ng[y-ŋ]就成为[yuŋ], 拼音方案是 yōng。

贰 感染作用

语法上属于同一小类的用法相近的字, 有时在读音上互相吸引, 引起字音的改变。这种现象我们姑且叫做“感染作用”。

2.1. 北京“我、你、他”三个字属于两个不同的声调。“我”字古音次浊声母上声, 北京读 wǒ 上声; “你”字古音是次浊声母上声, 北京读 nǐ 上声; “他”字古音是清声母平声, 北京读 tā 阴平。河南全省, 河北省南部, 山东省西部, 有许多方言“我、你、他”三字都读上声。如河南获嘉、原阳、郑州、开封、内乡、邓县、遂平, 河北石家庄、献县、深县, 山东济南、菏泽。表一举例郑州、菏泽、深县三处为例:

表 一

	我	你	他
郑 州	‘uɿɿ	‘ŋiɿ	‘t‘aɿ
荷 泽	‘uoɿ	‘ŋiɿ	‘t‘aɿ
深 县	‘uoɿ	‘ŋiɿ	‘t‘ɔɿ

郑州等地“他”字也读上声, 大概是受了“我”字“你”字读上声的影响。

广州“我”[‘ɿŋɔɿ], “你”[‘neiɿ], “佢”[‘k‘øɿ], 三个字都是阳上。“我”字“你”字古次浊声母上声, 广州读阳上, 符合音变规律。“佢”字就是《集韵》平声的“僎”字。《集韵》平声鱼韵: “僎, 吴人呼彼称, 通作渠”, 求

於切。“佢”字全浊声母平声, 广州照例读阳平, 现在读阳上, 大概是受了“我”字“你”字读阳上的影响。

在汉语方言里, 人称代词用什么字, 各方言之间不很一致, 可是在各方言内部人称代词常常同一声调,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除上述郑州、广州等地外, 还有许多别的方言人称代词的声调也相同, 这里就不提了。

2.2. 北京“这”读 zhè, “那”读 nà, “哪”读 nǎ。“这”字古音大概和“蔗”同音(《广韵》去

① “望”字在方位词前通常写作“往”, “往”字古次浊声母上声字, 今读 wǎng 上声, 声调和 wàng 不合。广州“望”[mɔŋɿ²]字[m-]声母阳去, 吴语“望”也是[m-]声母阳去, 可见本来是“巫放切”的“望”字。

声禡韵之夜切),就是“者”字的去声,^①今音读 zhè 符合音变规律。

“那”字见于《广韵》去声箇韵奴箇切小韵,注云“语助。又奴哥切。”(《蒋斧藏本唐韵》同。《集韵》也注作“语助”。)“哪”字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都作“那”,现在写成“哪”是新起的写法,用来分别上去声的。《广韵》上声哿韵奴可切小韵:“那,俗言那事。本音雒。”《集韵》注云“何也”。把“俗言那事”和“何也”合起来看,上声“那”表示疑问很明显,比去声“那”注“语助”显豁得多。北京“那、哪”读 a 韵,和歌韵“他”字读 a 韵情形一样。

“那、哪”和“这”韵母本来不同。在北京语音里,在读书或说话特别强调时,“那、哪” a 韵母,“这”字 e 韵母,分得很清楚。在平常口语里,“那”字的韵母常常读如“这”字的韵母,大概是受“这”字的影响。例如“那(nè)是什么?”“那(nè)玩意儿挺有意思。”“那”字的复合词也有同样的倾向。“这儿”是 zhèr。^②“那儿”(nàr)在口语里常常说成 nèr。“这一”是 zhèi。“那”和“一”的合音说成“内”nèi 的时候比说成“耐”nài 的时候多。“这么”是 zè·me 或 zhè·me (在句中有时是 zèm 或 zhèm)。“那么”nà·me 在口语里总是 nè·me (在句中有时是 nèm)。“哪”字复合词也有受“这”字复合词影响的倾向。“哪”和“一”的复合音也是说“馁”něi 的时候比说成“乃”nǎi 的时候多。“哪么”不常用,平常都用“怎么”zě·me (在句中也作 zěm)。偶然用“哪么”的时候,总说成 ně·me (在句中也作 něm)。现在把以上所说列成表二。

表二里“那”、“哪”两竖栏含“e”的读法大概是受了“这”及其复合词影响的读法。“这、那、哪”及其复合词韵母本来不同。现在“那、哪”及其复合词韵母向“这”及其复合词看齐,就造成音变规律的例外。

表 二

这	那	哪
这 zhè	那 nè; nà	哪 nǎ
这儿 zhèr	那儿 nèr; nàr	哪儿 nǎr
这一 zhèi	那一 nèi; nài	哪一 něi; nǎi
这么 zè·me (zèm); zhè·me (zhèm)	那么 nè·me (nèm); nà·me	哪么 ně·me (něm)

北京“这么”说 zè·me(zèm)的时候比 zhè·me(zhèm)的时候多。zh 声母的读法符合音变规律,z 声母的读法是音变规律的例外。“怎么”z 声母的读法大概是受了“怎么”zě·me (zěm)的影响。表二“那”字栏和“哪”字栏声母相同韵母也大致相同,差别主要在声调上,非疑问词是去声,疑问词是上声。刚才已经说过,跟“那么”相配的疑问词“哪么”不常用,平常都用“怎么”。“怎么”和“那么”没有联系,好象是孤立的。现在“这么”受了“怎么”zě·me 的影响,声母也读成 z-。这样一来,疑问词“怎么”和非疑问词“这么”联系上了,二者声韵一致,也只有上声、去声的差别了。现在我们把表一的末了取下来,添上“怎么”,列成表三(见次页)。如表二、表三所示,疑问词上声,非疑问词去声,语法系统一致化了,一致化的代价是“这么”读 z-,在声母读法上不合一般音变规律。

① 吕叔湘先生《汉语语法论文集》180页举下列二事证明“这”字宋代读去声。(1)杨万里《诚斋集》35卷330页《舟过安仁》:“只者天时过湖得,长年报到不须愁。”者字下原注“去声”(四部丛刊缩本影印日本钞宋本)。(2)宋闾名《朝野遗记》18页:“刘贡父觞客,子瞻有事,欲先起。刘调之曰:‘幸早里,且从容。’子瞻曰:‘奈这事,须当归。’各以三果一药为对。”(涵芬楼排印本)“这”谐“蔗”,“蔗”去声。按“蔗”字《广韵》去声禡韵之夜切,“者”字《广韵》上声马韵章也切,“蔗”字正是“者”字的去声。

② “这儿”有的人也偶然说成“站儿”zhàr。

表 三

这么 zhè · me (zhè m); zè · me (zè m)	那么 nè · me (nè m); nà · me	哪么 ně · me (ně m) 怎么 zě · me (zě m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叁 回避同音字

回避同音字也是造成音变规律例外的原因之一。一般的说,同音字(说确切一点是“同音的语言片段”)是无害的。实际上,各种语言和方言都有或多或少的同音字。容易引起误会的同音字才有互相排斥的现象,有时引起用字的变化(词汇的变化),字音的改变。

3.1. 比方北京“糙”字读 cāo 阴平,如“糙米”cāo mǐ,“毛毛糙糙”máo · maο cāo cāo,“活儿做得很糙(cāo)”。 “糙”字《广韵》去声号韵七到切,北京照例读去声。现在北京读平声不读去声,大概是怕读成去声,和一个粗野的字眼犯了。这是忌讳造成的音变规律的例外。河北昌黎、献县、深县等地方言“糙”字也都读阴平不读去声,情况和北京一样。在这些地方,没有一个字是和“糙字去声”同音的。在不发生忌讳问题的地区,“糙”字照例读去声。如广州、苏州、重庆,“糙”字都读阴去,符合音变规律。

3.2. “死亡”的“死”sǐ 也是个犯忌讳的字眼。平常说话,总尽可能避开它,用“去世了、不在了、沒了”等等去替代。这是用字的变化(词汇的变化),不在本题范围之内。北京“死”字沒有同音字。大概是因为别的按照音变规律可能读 sǐ 的字都避开了。古止摄开口精清从心邪五母字北京读 zi, ci, si。表四举纸旨止三韵精清心三母字为例:

表 四

	纸		旨		止	
精	紫	zǐ	姊	zǐ	子	zǐ
清	此	cǐ	○		○	
心	徙玺	xǐ	死	sǐ	泉蕙	xǐ

表里两个圆圈“○”表示《广韵》旨韵、止韵都沒有清母字。如表上所示,“紫、姊、子”都读 zǐ,“此”读 cǐ,“死”读 sǐ,都符合音变规律。“徙玺,泉蕙”照例读 sǐ 的字回避 sǐ 的音,都读 xǐ。《广韵》旨韵心母又只有一个“死”字。因此北京“死”字就沒有同音字了。

广州“死”[⁶sei⁴] 字也沒有同音字,可能也是同样的原因。

3.3. 广州“钩”字读[ŋ-]声母,如“钩住”[⁶cŋœu⁴ tsy⁴],“钓鱼钩”[⁶tiu⁴ c⁵y⁴ cŋœu⁴ŋ]。 “钩”字《广韵》平声侯韵古侯切,广州照例读[k-]声母,现在广州读[ŋ-]不读[k-],大概是怕读[k-]声母,和“鳩”[⁶c⁵kœu⁴ŋ]字同音,不太文雅。北京“钩、鳩”不同音,这两个音都沒有忌讳问题,“钩”读 gōu,“鳩”读 jiū,都符合音变规律。

肆 字形的影响

字形的影响有“读半边字”和“多音字的合并”两方面。

文字是记录语言的。文字是代表语言的符号。文字是服从语言的。口语里常用字的读音不大受字形的影响,比方说,“工”gōng、“江”jiāng、“空”kōng、“红”hóng 四个字都是常用字,话怎么说,字就怎么读。这些字不会因为“江、空、红”都从“工”得声而起变化。事实上,这些字的音也都符合音变规律。在语言里,“长短”的“长”cháng(阳平,声母送气)和“首长、

长辈”的“长”zhǎng(上声,声母不送气),音是不同的。所以即使在文字上没有区别,字形一样,“长”字的两个音不会合并。并且在一般的情况下,我们从上下文总可以确定“长”是cháng还是zhǎng。同样,“好坏”的“好”是hǎo(上声),“喜好”的“好”是hào(去声),这两个音也不会合并。我们从上下文也可以确定“好”是hǎo还是hào。这是文字和语言关系的一方面,并且是主要的一方面。在另外一方面,文字反过来也影响语言。文字影响语言是指字形影响字音。这种影响一般限于口语里不常用的字。我们可以把受到字形影响的字分为三类。第一类如“岛屿”的“屿”读yǔ,“垃圾”读lā jī,“要领”的“要”从平声併入去声,“守”字由上去两音併为上声一音。这些读法已经为一般字典所认可。第二类如“矿物”的“矿”读kuàng;“胜任”的“胜”和“胜败”的“胜”本来有平去之分,很多人都读成去声;“行为”的“行”和“德行”的“行”本来也有平去之分,很多人都读成平声(阳平)。这些读法虽然为一般字典所认可,但是还有保留。第三类如“醉”字本当读“教”jiào,有些人依偏旁读如“孝”xiào;“处”字本有上去两音,有些人併成去声一音。这些读法一般字典是不承认的。以下分别说明。

4.1. “岛屿”的“屿”,在浙江、福建沿海一带常用于地名,如厦门有“鼓浪屿”,本地说[^ckə ɿŋ ləŋ]HL² su¹],浙江温岭一个出石头的地方叫“长屿”,本地说[^cdʒiaŋ ɿ ɿ ɿ ɿ ɿ ɿ]。《广韵》上声语韵“屿,海中洲也”,徐吕切,和“序”同音。厦门和温岭的读音都符合音变的规律。按音变规律说,“屿”字北京照例读“序”xù。北京一带,在语言里平常不用这个字,只在书面上见到这个字,就照偏旁读成“与”yǔ了。^①

4.2. “脏土”广州叫[lap ɿ sap ɿ],^②有好些吴语方言叫[ləʔ ɿ səʔ ɿ],字形写作“垃圾”。古音大概是[lap, sap, ɿ]。^③北京口语说“脏土”,不用这两个字,只在书面上见到这两个字,如“脏土箱”写成“垃圾箱”之类。北京把“垃圾”读成lā jī,是受了字形的影响(北京“拉”是lā,“及”是jī)。

4.3. “腰”字本来写作“要”。“要领”就是“腰领”。“要领”用于本义的,如《礼记·檀弓下》:“是全要领从先大夫于九京也。”郑注:“全要领者,免于刑诛也。…京盖字之误,当为原。”孔颖达疏:“领,颈也。古者罪重要斩,罪轻颈刑也。”(世界书局影印《十三经注疏》1315.1页)“要领”用于引申义的如《汉书·张骞传》:“骞从月氏至大夏,竟不能得月氏要领。”颜师古注:“要,衣要也。领,衣领也。凡持衣者则执要与领。言骞不能得月氏意趣,无以持归于汉,故以要领为喻。要音一遙反。”(百衲本61卷2页)用于引申义的“要领”,如“不得要领”,现在还用。“要领”的“要”字,字形和“要点”的“要”字相同,意义和“要点”相关,一般都说成“要”yào lǐng。一般字典上也都这么注。这样,原来的平声“要”字就读成去声“要”字了。

4.4. “守”字古代有上声去声两读。《广韵》上声有韵:“守,主守,亦姓,出《姓苑》”,书九切。又去声有韵:“守,太守”,舒救切。在隋代的韵文里,这两个音分别和上声或去声押韵。例如《张伏敬墓志》:

哥衰秋露,車边画柳。共入幽门,俱来燧口。灯光闇壤,凡人能走。唯当松树,千年见守。(大业八年,公元612年;见赵万里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》图版454)

这个“守”是广用的“守”字,和“柳、口、走”押韵,都是上声。又如《张寿墓志》:

显允侯侯,载隆堂搆。勇冠黠张,功齐耿寰。居号虎臣,出为良守。(大业十一年,公元615年;见同

① 据说北京“屿”字用于人名有读“序”xù的。
② 音标右下角小圆圈表示广州中(阴)入。下同。
③ 见《广韵》和《集韵》盍、合两韵的来、心两母小韵。

上图版 491)

这个“守”是“太守”的“守”字,和“搆(=构)、竇”押韵,都是去声。

现在“守”shǒu 字只有上声一读。“看守、保守、守时间、守纪律”等固然是上声。口语不说的只见于书面的“太守、郡守”也都读上声了。

4.5. 《新华字典》(1962年修订重排本)“矿、胜、行”等字的注音充分反映出字音的变化。

“矿物”的“矿”字《广韵》在上声梗韵,注云:“金璞也,古猛切。”这字照例应该读 gǒng,据老辈说,四五十年前,不单读书读 gǒng,连拉洋片的也说“非洲开金矿(gǒng)”。“矿”字现在无论说话读书,一般都读如“旷”kuàng,只有年长的人才知道有 gǒng 的音。《新华字典》注 kuàng, gǒng 两音, kuàng 音在前。

“胜败”的“胜”《广韵》去声诗證切,今读去声 shèng。“胜任”的“胜”《广韵》平声识蒸切,现在很多人也併到去声里去了。《新华字典》注去声 shèng,而在“胜任”项下注明又读平声 shēng。

“步行、行为”的“行”《广韵》平声户庚切,今读阳平 xíng,符合音变规律。“德行”的“行”《广韵》去声映韵“下更”切,照例应该读去声 xìng,有很多人也读阳平 xíng,併到平声里去了。《新华字典》注阳平 xíng,而在“德行”项下注明旧读去声 xìng。

(附带说一下,“行伍、行列”的“行”,《广韵》平声胡郎切,今读阳平 háng,符合音变规律。表示次第的“排行、行几、行三”的“行”《广韵》去声下浪切,照例应该读去声 hàng,现在都读阳平 háng,併到平声里去了。《新华字典》注阳平 háng。)

4.6. 有些读音相当流行,尤其在年轻人中间,但是还没有普遍通行。现在举“酵”字“处”字为例。

“酵”字《广韵》去声效韵古孝切,今音照例读 jiào。发面用的面引子,梅县叫“酵种”[kau ɿ tsoŋɿ],温州叫“酵头”[kau ɿ ɿ dirɿ],“酵”字都和“教”同音。北京一带“酵”字多见于书面,如“发酵、酵母菌”之类,因此有些人就依偏旁读“孝”xiào。

“处”字有上声(chǔ)、去声(chù)两音。去声一音用于“处所、总务处”等,上声一音用于“处理、处分”等。这两个音分别和《广韵》去声昌据切、上声昌与切相当。现在有些人一律读成 chù。

《新华字典》“酵”字只收 jiào 音,不收 xiào 音;“处”字收两个音:“处分、处理”等是上声,“住处、办事处”等是去声。

4.7. 还可以举一个眼前的例子。近年来“塑料”sù liào 日用品逐渐增加,逐渐普及。“塑料”之所以命名为“塑料”,是说软的可以“塑”成各种形式的材料。这个“塑”字和“荤素”的“素”sù 字同音,就是口语里“塑像”、“泥塑木雕”的“塑”。这是新东西,很多人都首先从书面上知道塑料,因此就照偏旁读成“朔料”。北京、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广州等地都有这种读法。如北京有的人说 shuò liào(也有说 suò liào 的),广州有的人说[sɔkɿ. liu.ɿ²]。因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 sù liào。“朔料”这个说法也许会慢慢儿减少,不至于相沿成俗,习非成是。

伍 誤解反切

5.1. 误解反切有时也造成音变规律的例外。《毛诗》第一篇《关雎》:“窈窕淑女”的“窈窕”北京读 yǎo tiǎo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5卷2页“窈,烏了反。窕,徒了反。”(四部丛刊影印通志堂本)朱熹《诗集传》同。《广韵》上声篠韵:“窈,烏皎切。”“窕,徒了切。”“烏皎切”音同“烏

了反”，今读 yǎo(古清音上声今读上声)，声韵调都符合音变规律。“徒了切”照例读 diào(全浊上声读去声，定母仄声读不送气 d-声母)。“窈”的同音字“掉”就读 diào。“窈”字今读 tiǎo，例外，大概是误解反切所造成的。“窈”徒了切，“徒”字 t-声母，“了”字-iǎo 韵上声，t-加上-iǎo，这就成了 tiǎo。^①“窈窕”原来都是古上声，按音变规律今音应该一上一去，现在误解反切，今音也都是上声了。

这类误解反切因而相沿成习的现象，通常限于书面语，因为口语用字是毋须乎根据反切推求字音的。

5.2. “平、上、去、入”四个字，古音属于四个声调，本身就是四个声调的名称。“平” píng 字古全浊声母，北京照例读阳平。“上” shàng 字古全浊声母，古全浊上声今读去声，所以北京照例读去声。“去” qù 字古清声母，北京照例读去声。“入” rù 字古次浊声母，北京照例读去声。总起来说，“平”字今读阳平，“上、去、入”三字今读去声，都符合音变规律。有人看到上声的“上”字《广韵》“时掌切”，“时”字 sh-声母，“掌”字-ǎng 韵母上声，说“上声”读“赏 shǎng 声”也有道理，这是对反切的误解。“上声”的“上”字和它的反切下字“掌”古音虽然同属上声，但是古声母清浊不同，因而今声调不同，所以“掌”字今音不能定“上”字今音的声调。

陆 方言借字

各方言区的人经常互相来往，方言和方言就必然要互相影响。各方言语音演变规律不完全一致，因此方言之间的借字就往往不符合借入地区方言的音变规律。

6.1. “搞(也写作搅)” gǎo 字是个很常用的动词，是“做、弄”的意思。例如“搞工作、认真搞、搞好了、瞎搞、搞糟了”。还有一个动词“搅” jiǎo 字是“拌、扰乱”的意思，如“搅匀了、搅扰人”。“搞” gǎo、“搅” jiǎo 这两个字音不同，意思也不一样，在北京话内部是两个不同的词，来源却是一个，就是《广韵》的“搅”字。《广韵》上声巧韵：“搅，手动，《说文》乱也”，古巧切。

“搅”是古见母二等开口字，今音读 jiǎo 符合北京的音变规律，是本地固有的词。很多南方方言，古见母二等开口字读 g-不读 j-，“搞” gǎo 字大概是从长江中部一带传到北方的。长江中部地区“搞”读 gǎo 上声，符合当地的音变规律。就北京说，“搞” gǎo 字是外来的，所以不符合北京的音变规律，成为例外。现在“搅、搞”的形音义都分化了，成为两个不同的字，不同的词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方言互借可以使词汇丰富起来。

6.2. “尴尬” gān gà 是“处境困难，进退两难”或“行为不正”的意思。“尴”字古咸切，“尬”字古拜切。^②按古今音变的规律，北京应该读如“c 监介”。现在实际上读 gān gà 不读“c 监介”。那是因为这个词是由吴语区传到北方的。北京 gān gà 是模仿吴语[c kɛ̃ kaʔ]的结果。北京 gān gà 既然不是直接从古音演变下来，而是从吴语借来的，就不能从北京语音演变的规律来衡量了。

方言内部的文白异读，大概是方言互借的结果。概括的说，北京的文白异读，文言音往往是本地的，白话音往往是从外地借来的。其他方言区的文白异读，白话音是本地的，文言音往往是外来的，并且比较接近北京音。我们研究语音演变规律，必须考虑到这一点。

① 《广韵》和其他古书上的反切合成今音，多半不能简单地把“反切上字的今声母”和“反切下字的今韵母今声调”加在一起，要按古今音演变的规律折合。参看《中国语文》1964年第2期89—100页昌厚《广韵的反切和今音》。

② 《广韵》平声咸韵：“尴，尴尬，行不正也”，古咸切。又去声怪韵：“尬，尴尬，行不正”，古拜切。通常写作“尴尬”。

柒 本字問題

有些字音，看起来好像是音变规律的例外，其实不是例外，这是由不了解来历（不知道“本字”，不知道“语源”）造成的。只要认清来历，这种例外就不成其为“例外”，成为“例内”了。字形是变的，同义字互相替代又是古今常见的现象，所以我们研究“本字”，必须讲究音义密切符合，能利用字形而又不为字形所束缚。现在举些例子来说。

7.1. 北京游泳叫“fù水”。这个说法流行很广，如河北深县、献县，辽宁凤城，山东滕县，江苏赣榆等地也都说“[fù]水”。有的人认为这fù字就是“浮”字。“浮”字《广韵》平声尤韵缚谋切，北京照例读fú阳平。事实上“飘浮、轻浮”的“浮”就是这么读的。要是认为北京“fù水”的fù由“浮”字来，那就是音变规律的例外。从《水浒》和《红楼梦》的写法就可以知道，“fù水”的fù不是从“浮”来的。《水浒全传》①三十八回608页云：

张顺再跳下水里，赴^[七七]将开去。李逵正在江里探头探脑、假挣扎没^[七八]水。张顺早没到分际，带住了李逵一只手，自把两条腿踏着水浪，如行平地。

614页校勘记^[七七]^[七八]两条云：

[七七] “赴将开去”，容与堂本“赴”作“没”，下“赴水”字同。

[七八] “假挣扎没水”全传本、芥子园本“没”作“没”，贯华堂本作“赴”，下同。

又四十回648页云：

我弟兄三箇，赴水过去，夺那几只船过来载众人如何？…约莫赴开得半里之际，只见江面上溜头，流下三只棹船，吹风胡哨，飞也似摇将来。②

“赴”字《广韵》去声遇韵芳遇切，北京照例读fù。“没”字是个记音的新形声字，从“父”得声，大概就代表fù的音。至于全传本芥子园本“没”作“没”。“没”大概是“没”字之误，并非另有一字。

“赴水”大概始见于《庄子·秋水篇》：

赴水则接腋持颐，蹶泥则没足灭跗。（古逸丛书复宋本《庄子注疏》6卷39—40页）

“赴水”就是游水，“蹶泥”就是“踩泥”。“赴水”不是“到水里去”的意思。成玄英疏：“跗，脚踏也。…腋，臂下也。颐，口下也。…游泳则接腋持颐，蹶泥则没足灭跗。”（同上）就用“游泳”解释“赴水”。古人说“赴汤蹈火”③就是“在热水④里游，在火里走”的意思，不单是“到汤里去，到火里去”的意思。我们认为“fù水”就是《庄子》和《水浒》的“赴水”，音义双方都密切符合。

①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排印本。

② 《水浒全传》“赴(没)水”字常见，没有作“浮水”的。这里再举些例子。四十回648页：也赶来 | 四十四回713页：教习驾船赴水 | 六十四回1089页：赴水上山报知 | 六十五回1108页：赴水过南岸时 | 同页：会赴水 | 六十五回1109页：平生只好赴水使棒 | 七十七回1282页：赴将过去 | 同页：赴了开去 | 一一一回1666页：赴水过去 | 一一一回1667页：直赴过金山寺去 | 同页：直赴开江心中来 | 一一一回1668页：看看赴到金山脚下 | 同页：只赴到那船边 | 一一四回1717页：待要趁水没时 | 同页：没水入城 | 一一六回1738页：赴水到海口 | 同页：赴水回来。

③ 《刘子新论·辩乐》：“楚越之俗好勇，则有赴汤蹈火之歌。”（涵芬楼影印《汉魏丛书》本2卷3页）嵇康《绝交书》：“此由禽鹿少见驯育，则服从教制；长而见羈，则狂顾顿缨，赴蹈汤火。”（四部丛刊本《六臣注文选》43卷4页）《水浒》也用“赴汤蹈火”，《水浒全传》十五回211页：“有三个人，义胆包身，武艺出众，敢赴汤蹈火。”

④ 《说文解字》水部：“汤，热水也。”（四部丛刊本十一篇上8页上）《广韵》平声唐韵：“汤，热水，…吐郎切。”许多现代方言（如温岭），热水就叫“汤”。

《红楼梦》很少说到人游泳。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^①五十七回 1363 页：“只说…我们也赶上水去了”，^②这“赴”水是把“伏”字圈去改成的。又七十五回 1815—1816 页：“你们…就是这样专付上水”，^③这“付”字是把“没(?)”字点去改成的。这两处都是比喻用法，“赶上水”指巴结人，奉承有钱有势的人。现在北京还这么用。“赴”字去声，上文已提。“付”字《广韵》去声遇韵“方遇切”，今读去声 fù，符合音变规律。同书三十八回 877 页“引的游鱼浮上来唻”，^④这里是“浮沉”的“浮”，才用平声“浮”字。

总起来说，“fù 水”的 fù，要是认为从“浮”字来，就是例外。现在根据《庄子》和《水浒》、《红楼梦》，认为从“赴”字来，就符合音变规律，不是例外了。^⑤

7.2. 有些个字，古音有几个读法，意义相同。甲方言用这个音，乙方言用那个音。用甲方言衡量乙方言好象乙方言的读法是例外。反之，用乙方言衡量，甲方言又是例外了。现在举“腌”字为例。“腌”字《广韵》有四个音，如表五。^⑥表上字形用《广韵》写法，本文行文一律用“腌”。“腌鱼、腌肉、腌菜”的“腌”北京说 yān，阴平，从古盐韵“央炎切”或严韵“於严切”来，符合音变规律。“腌

表 五

平 声		入 声	
盐韵	腌，盐腌，又菹也。央炎切。	業韵	腌，盐腌鱼。於辄切。
严韵	腌，盐渍鱼也，於严切。 腌，上同。	业韵	腌，盐渍鱼也，於叶切。 鳃，上同。

鱼、腌肉、腌菜”的“腌”广州说[ip₁]中(阴)入，梅县说[iap₁]阴入，从古業韵“於辄切”或业韵“於业切”来，也符合音变规律。我们不能从北京音出发，认为广州、梅

县读音例外。反之，也不能从广州、梅县出发，认为北京读音例外。这一类方言之间音类有差别的字，就是所谓“特别字”，就是音韵地位特殊的字。研究音变规律必须注意这些字。

7.3. “酒盅、茶盅”的“盅”北京说 zhōng。《广韵》平声东韵“盅”字有“敕中切、直弓切”两音，都注“器虚也”。“敕中切”北京照例读 chōng 送气阴平，“直弓切”照例读 chóng 送气阳平。要是认为“盅”zhōng 从《广韵》的“盅”字来，两个音都和现在的 zhōng 不合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的“盅”zhōng 字是后起的形声字，并不是从《广韵》的“盅”字来的，只是字形上碰巧相同而已。“盅”zhōng 字本作“鍾(鐘)”。《广韵》平声“鍾”韵：“鍾，…酒器也，…职容切。”“职容切”北京照例读 zhōng。《西游记》和《红楼梦》里还都用“鍾(鐘)”。例如《西游记》七十三回 835 页：“这大圣情知是毒，将茶鍾手举起来，望道士劈脸一掬。”(作家出版社排印本，1954 年)《红楼梦》十五回：“洗茶碗茶鐘。”(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319 页)

7.4. “值钱、值班”的“值”北京读 zhí。北京今不送气塞音摩擦音声母(b d g z zh j)

① 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年影印。

② 《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》(中华书局 1963 年影印)五十七回 6 页下作“汛上水”。

③ 同上七十五回 3 页下有“就是这样专汛上水”，又把这些字画去。

④ 同上三十八回 3 页上：“引的那游鱼汛上来唻”，这“汛”字是把“浮”圈去改成的。(末二字当据脂砚斋本作“唻唻”。)

⑤ 方言里游泳也有说“[ɿfu]水”的，如重庆[ɿfu]‘suərɿ]。

⑥ 这四个音都是影母。两个平声，两个入声。盐業两韵平入相承，严业两韵平入相承。在现代方言里，盐韵和严韵，業韵和业韵，往往没有分别。

阳平从古入声来。有入声的方言“值”字读入声。例如广州读 [tsek¹²] 阳入，温岭“值” [dzi⁹ 1₂] 阳入。“值”字《广韵》去声志韵“直吏切”。有些人就认为北京阳平和其他方言入声都是例外。其实这是误会。“值”zhí 原来是“直”字，“直”字《广韵》入声“除力切”，读音和北京及其他方言都符合，并不是什么例外。古时“直、值”读音用法都不同。古书上“直钱、当直、直宿”都用“直”。

“当直、直宿”的“直”，相当于现在“值班”的“值”。这里都不举例了。现在举个“值”字读去声的例子。庾信《镜赋》：

镜乃照胆照心，难逢难值。镂五色之盘龙，刻千年之古字。（全后周文 9 卷 4 页）

“值”和“字”押韵，都是去声志韵字，“值”字的意义也同《广韵》的注“当也”相符。古书里的去声“值”字现在已经不用了。古书里的入声“直”字现在分化为“直、值”两个字，读音相同，用法不同。

7.5. 同义字互相替代是古今常见的现象，研究音变规律的时候必须注意，以免造成假例外。比方人民币上印的是“壹圆、贰圆、伍圆”，我们记帐的时候就写“元”不写“圆”。无论是“圆”还是“元”，说话的时候一律是“块”。同样，书面上的“几角钱”到口语里就是“几毛钱”。

又如《广韵》上声纸韵：舐，“以舌取物”，神纸切。古书上这个字常见，如庾信《和宇文京兆游田》：“熊饥自舐掌，雁惊独衔枚。”（全北周诗 2 卷 4 页）现代方言也有用这个字的。如泉州“舐” [t⁵tsi¹] 阳上，厦门“舐” [t⁵si² 4] 阳去。泉州古全浊上声读阳上，厦门古全浊上声读阳去，音义都切合。“舐”折合成北京音是 shì。北京和大部分现代方言“以舌取物”都不用“舐”字，用“舔”tiǎn 字。《集韵》上声忝韵：“舐，取也，《孟子》是以言舐之”，他点切。《孟子·尽心下》朱熹注：“今人谓以舌取物曰舐。”“舔”和“舐”音义也都切合。“舐”和“舔”义同音不同，有些人就把“舐”读作“舔”tiǎn。温州方言用“舔” [t⁵i¹] 也用“舐” [dzei⁴] 字，两字同义，但“舐”字也指同时用舌齿取物。

梅县和好些客家方言管“柴”叫“樵”，梅县“柴”读作“樵” [t⁵ts⁵‘iau¹]。这也是同义字替代的例子。

（上接 138 页）

记忆的。

最后，再附带提一点儿意见：根据不少人的反映，某些词的定音，嫌其过于琐细。这主要是字义并无明显区别，在不同语词里读音不同的。例如“指”字在“手指、手指头、指甲”三个词里要分读为 zhǐ, zhí, zhī 三音；“妨”在“不妨、何妨、无妨”与“妨碍、妨害”等词里要分读 fāng, fāng 二音；以及“片、闯、芒、苔”等

字的分读。这些规定，使学习的人记忆、区分困难，大家有些意见。另外，《审音表》中的一部分方言土语，或比较不常用的古词语，似可删除。例如：“归里包堆、黧黑、镗露（镗露破锅）、露富”等和“懿德、羸弱、屹屹、直裰、断掩”等，究竟可不可以算在普通话范围之内，要不要在这个非常简表的字表中占一位置，都是值得再作考虑的。